



# 母亲上学

□梁晓丽

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上学读书。20世纪80年代，母亲终于如愿上学，尽管上的是扫盲班。

上学那天，外婆早早起床熬了一锅照得见影子的稀饭，等母亲起床。外婆坐在灶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，那是她当年挎过的书包，大舅二舅都挎过。母亲喝完稀饭，外婆帮她挎好包，便向学校走去。

那是夏天，我们放了暑假，学校留给了扫盲班。一排青砖瓦房，房前一个土操场，操场外是一片槐树林。那便是我的母校，我人生启蒙的地方。

负责扫盲的是民办教师谭文农，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生。他为人和善，说话慢条斯理。扫盲班二十多人，四五十岁的居多，她们坐在坑坑洼洼的教室里，就像在院坝里摆龙门阵一样。

霍来凤——谭老师拿着点名册大声念起来，没人回答，大家你望我，我望你。

冉茂碧——谭老师又继续念道。

嗯！母亲刷地站了起来，谭老师笑了。有了母亲的示范，接下来，姐妹们就依样画葫芦。一番点名后，大家也算认识了。

第一节课，老师教如何捉笔。多数人打了空手，她们以为就是开会。母亲从书包里摸出半截铅笔，被握成了拳头。那节课，母亲就练习捉笔，在自带的废旧面纸上写“一”字。因为用力过度，纸上看起来千疮百孔。

没带笔和纸的姐妹说也想写，谭老师就叫她们去槐树林捡些树枝，在土操场上练。于是，一些同学在教室里练，一些同学在

操场上用树枝划。

夜晚，我一觉醒来，看见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母亲在写，外婆在看。那一刻，我好像看到了年少时的母亲和年轻时的外婆。

扫盲课上了整整一个暑假。母亲每天上学放学，全身心投入。有一天，母亲一进门，就大声嚷嚷，她能写自己的名字了。母亲的名字像三个草人一样站在纸面上，歪歪扭扭，我看了笑得肚子都疼了，便自告奋勇教母亲写名字。

母亲坐在陪嫁的书案前，我站在她身旁，用小手握住她的大手，一竖一横折钩，我一边念，一边用力写，母亲也跟着念，跟着写。母亲说，人家都是妈教娃，只有我家是娃教妈，说完她就哽咽了。

老师还教了乘法口诀，母亲好像和它干上了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余时间都在背。第七天，她终于横着、竖着、倒着都能背了。她说，以后卖菜卖柑子不求人了。

扫盲任务完成，母亲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，会背乘法口诀，认识了上百个生字，还能写自己的名字。谭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结业证。

母亲拿到证书时，捂着鼻子哭了。她说，她终于不是文盲了，终于不拉村里的后腿了，也终于不给孩子丢脸了。

外婆看到母亲的结业证时，昏花的老眼滚出了一滴清泪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

## 能懂的诗

### 铁匠

□王明凯

铁匠铺子那个铁匠  
自己都说不清楚  
他是第几代铁匠传人了

他爷爷年轻的时候  
打过镰刀，打过斧头  
打过儿童团手里的红缨枪  
后来爷爷跟着举红旗的队伍走了  
至今杳无音讯

他父亲年轻的时候  
打过互助组的锄头  
打过合作社的鏊子  
也打过人民公社，开山改土的十字镐  
把自己打成了，印在报纸上的英雄

如今他已经不年轻了  
打锄头鏊子是昨天的事情  
人们现在最需要的  
只剩下切菜刀和杀猪刀  
铁匠守着铺子唉声叹气  
儿子宁愿外出打工也不学打铁  
看来他这祖传的技艺，怕是要熄火了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)

## 一根竹儿有多高

□梅万林

一根竹儿有多高  
母亲说，展劲摇，一根竹儿万丈高

门前，屋后，竹儿多的是  
年年新生，年年新笋  
比指数级分蘖还要旺盛若干倍  
父亲用竹儿编织篾活养育全家  
在父亲眼里竹儿的高度何止万丈

至于竹弄月影、云破花容的萌动  
我一直似懂非懂  
即使与人间的美好联结  
我也相信肯定不会有万丈高的竹儿  
可是，展劲摇竹儿，大声唱儿歌  
一直是小孩子们大年三十晚上的重头戏

鞭炮过后，被狂乱摇动的竹儿  
哪里还有半点沧桑的滋味  
家家户户飘扬着至今不忘的儿歌——  
竹儿爹，竹儿娘，长到竹儿一样长

只有敏捷的麻雀最为欢快  
从一个枝丫穿梭到另一个枝丫  
却从不迷失方向，有风的时候  
如坐上了一顶顶豪华的连体轿子  
既不影响生儿育女，也不耽误迎来送往  
不管是沐浴朝阳，还是身披霞光  
终究不会成为异乡人  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文旅委)

# 天籁之音响彻在渝水之畔

□许大立

在城市腹地或者山水之间举办音乐会，已是现代生活里的一种时尚。且不说流行音乐歌手热爆世界、热爆中国大中城市，就连相对高雅上流的交响乐也走出了音乐殿堂，频频和民众密切接触于高楼广宇之外的园林广场，这也是文旅大繁荣时代的新气象。笔者就曾在西安、上海、成都等地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之中，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精神。此生最激动人心的一次与音乐相遇，是在那个难忘的春天，几十万人拥塞于成都人民南路广场，聆听音乐家们最激情的演奏歌唱，吹响号角，倾吐心曲，用欢欣的热泪迎接新的时代。而我，正因为新时代到来才能进入川音学习，也触及到了人类怎样在如此阔大的广场上宣泄情感，如何把手里的管弦、心底的波澜演绎成宏大的声浪，欢呼着历史的伟大转折。

四十多年后，我在长江嘉陵江交汇的重庆大剧院广场，面对千万年奔流不息的江水，面对璀璨夺目的城市灯火，面对千厮门大桥与洪崖洞绝美的构图，又聆听了一场山水之上、殿堂之侧的天籁音乐，禁不住心潮澎湃感念万千。《重庆风华江畔音乐会》果然名副其实，音乐家们用上佳的演奏，展现了风华绝代的重庆，风华绝代的时代，弹奏出了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节奏时代的音响。其实，我已经不止一次聆听过江畔音乐会，那是在手机上屏幕上。现场的聆听的确大不一样，众多乐手纵情演绎于山水之间，头顶浩瀚星空，面对城市灯火，不时有飞机掠过头顶，游船浮弋江面，在如此环境里享受音乐享受生活，真有人间至美飘飘欲仙之感。

音乐乐曲目经过精心配置。既有广大听众喜闻乐见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长江之歌》《灯火里的中国》，又有跨越历史跨越时空常驻于心的《渔光曲》《海阔天空》《匈牙利舞曲第五号》，更有时尚经典《起风了》《兰亭序》《向云端》等等，充分照顾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听众的喜好与要求，把这些音乐经典巧妙地编织在晚会里，古典与时尚交织，飘逸和厚重偕美，历史和现代联袂……如果说这台音乐会的意外惊喜，那就是请来了一代

国乐大师方锦龙先生。这位被誉为“以无法为有法，唯独秀于诸家”的国乐艺术家、教育家，被业界称为“一个人的乐团”，他的登场和独特的钢琴演奏《渔光曲》，五弦琵琶独奏《忆江南》等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小高潮。他飘逸的白发、精湛的演技、诙谐的神态，与光彩夺目的山水景色交相呼应，成为这座城市一众看客手机脑海里永远的回忆。

必须一提的是，音乐演奏最好的场地是建筑师精心设计的专业音乐厅。单纯使用民族乐器在空旷的环境里演奏，因为声波的传播和共鸣受限，很难把最好的音乐感受传递给听众。民族乐团编导果断地将交响乐团的许多西洋乐器吸纳进乐队里，大大改善了在空旷的广场上的表现力。虽有“非驴非马不中不西”之歧义，但是现场感觉却大为改观。这是高明之举，也为民族乐团的广场演出开创了新思路新方向。个人以为，除了弦乐器，其实管乐器也可加入其中，如此，面对宏大的天宇，更有无穷尽的冲击力感染力。

全场高潮华彩乐章自然是由赵东升、周勇作词，赵东升谱曲的主题歌《重庆风华》。青年歌唱家赵丹妮、肖飞以高亢激越的嗓音唱响了江畔音乐会的主题：“平湖高峡好风光，解放碑钟声回响，重整行装，再出发，无限风华在前方……”天籁之声飘飞在灿烂的星空，飞入千家万户，飞入我们的心田。正如主办方所言，这场“重庆风华”江畔音乐会，标志着“江畔音乐会”这个重庆独有的演艺品牌，实现了全面提档升级。这场音乐会几经磨砺，越发精彩，除了乐团阵容中西合璧、豪华强大，在选曲方面，更是从流行音乐到西方经典再到正宗国乐，兼收并蓄，宽厚包容，风格多元，堪为上乘之选！

无可争辩，重庆风华江畔音乐会已成乐坛经典。我在管弦齐鸣灯火摇曳中神思迷离浪漫畅想，如果眼前舞台上不仅仅有鼓瑟齐鸣，还有梨园长歌名伶生旦，还有青春的芭蕾烂漫的歌舞，那将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山城之夜美好时光？哈哈我在愉悦中向往更美好的未来。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)

# 寿碗

□史良高



小时候，随母亲参加寿宴。母亲给我拿了只漂亮的金边碗，吃完酒席，我将碗小心地置于桌上。母亲问，喜欢吗？我点点头。母亲说，喜欢，可以带回家。

长大后才知道，那是一种风俗。在那个年代，寿宴散席时宾客会顺手牵羊，主人呢，也熟视无睹，任你拿去，就可以沾沾寿星的福寿喜气。后来年景好了，老人仙逝之后，主人家索性就给来宾每人赠送一只寿碗，碗里还要放香烟糖果，或是一条毛巾一块香皂，算是回礼。

每只寿碗背后都站着一位慈眉善目的寿星；每只寿碗都记载着一位长寿老人的人生历程；每只寿碗都在向你诉说着寿星一段不同凡响的故事。过去普通人家得到寿碗都视为珍宝，一般到了年节才肯拿出，或是专供孩子用餐。在坊间，寿碗据说还能祛病消灾，护佑幸福。

父亲65岁那年就为自己备好寿碗，没想到，母亲走在他的前面。父亲后来又一次买回寿碗。寿碗图案精美，莲叶田田，新荷初绽。父亲一生清高，两袖清风，享年八十有五。父亲仙逝后，讨寿碗图吉利的人很多，帮忙的厨师、裁缝、土工、采买

和左邻右舍，工钱可以不要，寿碗不能没有。

我家餐桌上就有很多寿碗。有只寿碗上写着“慈父朱安有九十寿辰纪念”，碗上绘有两条金龙，中央彩绘的大寿桃里，“寿”字十分耀眼。老人享有高寿99，去世之前还能喝酒打牌，买菜遛鸟。健在时，我向老人讨教养生诀窍。老人说：“想吃点什么买什么，顿顿吃点小酒，天天打点小牌，每天快活得跟神仙似的，想不长寿都不行！”老寿星活着的时候，每天端的就是自己的寿碗吃饭，吃得特别有味、安逸、幸福！

端着自己寿碗吃饭的，还有另一位长辈孙仁德。我家餐桌上就有老人七十大寿、八十大寿、九十大寿的寿碗。老人九十有六时，仍然耳聪目明，精神矍铄，每天早晨都要登上通远门的城墙头来几段练了一辈子的太极。走进寿星书房，老人都会抱出一摞他潜心研究的时政论文与健身成果与我分享。老人退休，耄耋之年，依然笔耕不辍。博古架上，摆满了寿星获得太极比赛的奖杯、奖牌。2020年，全国老年体协还为他颁发了“老年体育贡献奖”。

如今，两位寿星走了，他们的寿碗还在。

(作者系中国石化作协会员)